



空中有苍鹰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 著 朱刘华 译

Siegfried Lenz Es waren Habichte in der Luft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Es waren Habichte in der Luft Siegfried Lenz

空中有苍鹰

〔德〕西格弗里德·伦茨 著 朱刘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1557

Siegfried Lenz

Es waren Habichte in der Luft

Copyright © 1951 by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 Hamburg,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中有苍鹰/(德)西格弗里德·伦茨著;朱刘华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中经典精选)

ISBN 978-7-02-014224-8

I. ①空… II. ①西… ②朱… III. ①中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7637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欧雪勤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3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224-8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001	第一章 欺骗
022	第二章 尝试飞翔
040	第三章 彼得鲁卡
054	第四章 秸秆上的逻辑
078	第五章 做梦
106	第六章 绿酒
129	第七章 意外
147	第八章 凶杀
169	第九章 结局
193	第十章 最后关头
219	译后记

第一章 欺骗

天空有苍鹰在飞。

罗斯科夫没有发觉；他站在他家客栈的窗前，正在观察一只小雌雀，雀儿从木桥的栏杆上方飞过，紧贴狭窄、奔腾的溪流的水面，又猛然折回，意外地决定落到溪畔一块丑陋、多皱的石头上。

罗斯科夫想，这鸟儿肯定口渴了。

他错了。鸟儿一次也没有将它那无害的鸟喙伸进水里。它摆动着轻盈的小脑袋，像在等候谁似的。罗斯科夫守在窗前，太阳，那古老的太阳，照着他的须疮和黑发。一只小雄雀从木桥的栏杆上方飞来。途中，也可能更早，它就发现了皱石上的雌雀儿。两只鸟儿奔向对方，你啄我我啄你，扑打着翅膀，满怀期望似的抖动着，又突然各自飞去了不同的方向。

好吧，好吧，罗斯科夫想道。这本来不关他的事，但鸟儿们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各奔东西，让他恼火。罗斯科夫低声嘟哝道：“我感觉鸟儿记忆力很差，还没有良心。”

罗斯科夫探身窗台外。他发现一个窄胸、瘦小的男人，那

人穿一件很破的俄罗斯罩衫，手拎一只硬纸箱，正抬头冲着罗斯科夫微笑。微笑或嘲笑，罗斯科夫识别不清楚。

“你也在观察鸟儿？”

“是的。”拎纸箱的男人说道。

“看到什么了？”

“它们头很小。”

“嗯——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我在找人。”

“你来过佩科？”

“是的，几年前来过。”

“那你在找谁？”

“马托乌斯基。”

“马托乌斯基？”

“对。”

“你是指花店的那个马托乌斯基吗？”

“对。”

罗斯科夫抬头看看路，好像他必须先证实附近没人偷听才能继续讲下去似的。然后他压低嗓门说道：“你找不到那位马托乌斯基了。他们将他枪杀了，他死了。听说他给新政府添麻烦了。”那人将他的硬纸箱放到罗斯科夫客栈前的低矮长椅上，脸撇了撇，乌黑的斜眼盯着溪畔的皱石。罗斯科夫不再答理他，望向大松树，不吱声。

片刻后，穿俄罗斯罩衫的那人说道：

“天空有苍鹰在飞。”

罗斯科夫有点吃惊。

他问：“在哪儿？”

“在松树上方，但飞得很高。苍鹰的头比较大。”

“四只苍鹰。”罗斯科夫说道，他发现了那些鸟儿，它们镇定自如，几乎看不到地排成一线，在松树上空飞翔。

穿俄罗斯罩衫的那人拎起硬纸箱走了。他向木桥走去，停在栏杆旁。罗斯科夫观看苍鹰。陌生人将纸箱放在桥面，顺着陡峭、破裂的斜坡走下溪流。他伸出一条腿，用脚尖摸索丑陋的石头。石头纹丝不动。于是他大胆地站上去，弯下腰，伸手掬起溪水就喝。

罗斯科夫还在观察苍鹰。

喝完水之后，那人又从斜坡爬上来，拎起纸箱，返回客栈。

“马托乌斯基是什么时候被枪杀的？”他低声问道。

“已经有段时间了。”

罗斯科夫将窗玻璃当镜子，用一块湿布擦他的须疮。他不看那人，只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施滕卡。”

“噢。你是俄罗斯人？”

“可我已经芬兰生活十四年了。我最后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锯木厂里。”

“那你找马托乌斯基有什么事呢？”

那人将硬纸箱放到低矮的长椅上，仰起头——简直就像鹤鸟一样，抬头看着罗斯科夫。他手朝东做了个奇怪的动作，说道：

“我家在俄罗斯，离这儿也许有一万俄里^①。我家里有个花园，现在园子里蓝蓟和布哈拉鸢尾正在怒放。六年了，我一直想回家。我在锯木厂干活，省下了钱。可当我以为，钱足够了时……”

“你又将它喝光了。”罗斯科夫站在他的窗旁，居高临下地叫道。

那人看着他的脚尖，耸耸肩。罗斯科夫相信他在哭。

“我本不想全部喝光的。”

“好吧。可你找马托乌斯基有什么事呢？”

施滕卡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马托乌斯基还欠我点钱。我曾经为他做过栽花的木槽。当时他就想付我钱的，可我想，在这世界上有个小小的户头是件好事。于是我请他一直欠着我这笔钱。”

“你今天是来要钱的？”罗斯科夫问道，将他用来擦须疮的布塞进口袋里。

“不，我不是来向他要钱的。我只想向他要几枝花，要几枝蓝蓟。”

① 1 俄里约等于 1 公里。

“嗯。——马托乌斯基被枪杀了。”

就在这时，那只雌麻雀又飞过了木桥的栏杆上方。

“喏，你看。”罗斯科夫说道。

两人望着溪畔丑陋、多皱的岩石。这回鸟儿将喙伸进水里，喝起水来。

什么地方传来鼓声。鸟儿飞走了。罗斯科夫缓缓抬起头，等候鼓声再次响起，但一直没等到。

“咋回事？”施滕卡问道。

罗斯科夫没有回答，而是用手做了个手势，示意俄罗斯人去他店堂里。他们在一张棕色宽桌旁坐下，客栈老板从架子上拿起一瓶带绿色标签的烧酒，将两只一样大的杯子放在面前，斟满。“来，”他说道，将一只杯子递给施滕卡，“喝点吧。不必付钱。”

两人伸长脖子，仰头喝起来。客栈老板望了一阵窗外，身体从桌面上方远远地探过来，说：“民兵肯定又有什么安排了。前天夜里几乎逮捕了所有教师。新政府在搞大清洗。今天上午已经提起了第一批诉讼。据说，出庭作证的主要证人都是孩子。”

施滕卡目不转睛地盯着罗斯科夫，左手手指插进纸箱的绳子下面。罗斯科夫将酒瓶放回架子里，从口袋里掏出软布轻拭他的须疮。

他的话从布下悄悄传出：“孩子们的陈述对他们的教师不

利。据说都是些连最简单的算术题和单词都学不会的最愚蠢的孩子。要他们报复教师曾经因为他们的愚蠢和懒惰而责罚他们。这大概与新启蒙也有关。”

最后几句话罗斯科夫声音放得很低，俄罗斯人没能听明白，他问道：“启蒙？”

“孩子们的启蒙。”罗斯科夫回答，“是政府搞的。要求孩子们监视他们的教师，不让他们传授离谱、危险的内容。——你说，你曾经在一家锯木厂干过？”施滕卡浑身一激灵。“对。”他有点惊慌地回答，“怎么了？你干吗问我这个？”

发觉对方听到他的问题时吓了一跳，罗斯科夫笑了。

“你的那双手更像是一位教师的手，而不像木材工人的手。锯木工的双手几乎能遮住这桌子。你手上有老趼吗？今天芬兰有很多人在到处乱窜，民兵正在寻找他们。”

“我在县锯木厂工作过两年，后来在锯木厂的管理部门核算工资。”施滕卡平静地回答。

罗斯科夫“嗯”了一声，从地上捡起他在塞进口袋时掉落的软布。“你很会算账？我不想对你刨根问底。你放心好了。但我也许可以帮你找个工资很高的工作。这就是说，雇你的那人，又肥胖又小气。因此你必须开高价。他会将你轰走两次。你假装想走，他会叫你回去。到时候你就可以给自己买身外套，坐车回你的布哈拉茑尾花那儿了。在锯木厂里干活可是挣不到什么钱的。”罗斯科夫起身走近窗户，盯视大松树良久，又忽然转

过身来，吓了俄罗斯人一跳。罗斯科夫高扬着眉毛问道：

“喂，你觉得我的建议怎么样？”

施滕卡松开纸箱的绳子。如果他不同意这个建议，或至少考虑考虑，他会让客栈老板更加怀疑。但他无法解释罗斯科夫为什么对他这么友好。

“同意吗？”罗斯科夫追问道。

“是的，”施滕卡说道，“我同意。可是，要我做什么呢？谁是我的老板？他住在哪里？”

“他就住在我附近。他又肥胖又小气。你可以叫他莱奥，我们大家都这么叫他。马托乌斯基被枪杀后，莱奥盘下了花店。他还从未与花打过交道，不过也许你能帮助他，让他更胜任。你说过，你家里也种着布哈拉茛尾花和那个——蓝蓟。莱奥的花店是佩科唯一的一家花店，会很有前途的；芬兰鲜花很少。只不过，我已经说过，他又肥胖又小气。”

俄罗斯人站起来，目光越过罗斯科夫的头顶，落在酒瓶的绿色标签上。他想说，接下来这段时间要留在佩科，这决定可不容易做，因此他需要一点思考时间。说到他的家当，他当然根本不需要考虑，因为他将他全部的财产都塞在硬纸箱里了。他正在考虑如何回答罗斯科夫，酒吧间的门就被推开了，走进来一个年轻、敦实的红发男子。他看都没看施滕卡一眼，径直走向罗斯科夫，无声地与罗斯科夫握下手，用脸指指一只瓶子。罗斯科夫从柜子里抽出他示意的那瓶，倒满一杯。红头发一口

喝光，扭头环顾。他褐色的眼睛扫一下施滕卡，又转向罗斯科夫，大拇指指着身后，问道：“这人是谁？你认识他吗？”

罗斯科夫跳起来。“你来得真是太好了，埃尔基。这是个俄罗斯人，他对花卉懂得很多。原来是在一家锯木厂核算工资的。他也会制作花槽和花坛。我想，这人莱奥可能用得上。”

俄罗斯人站起来，碎步走向两人。

“我当然同意。”他说道，拉起埃尔基的手。罗斯科夫笑笑。太阳从窗户钻进来，照在酒瓶子上。太阳几乎无所不在：它于同一时间照耀着莱奥的花店和罗斯科夫的须疮，它在佩科的集市广场上散步，经过关押教师们的监狱，挤进新粉刷的看守小屋，打断了一位民兵军士的睡眠；它钻进枪支的瞄准器，跃过壕沟，跃过新壕沟老壕沟。一切都进行得无声无息，貌似有些好奇，但没有危险，轻松愉快，仿佛心情极好似的。

“那好，”罗斯科夫说道，将胳膊搭在两人的肩头，“你带施滕卡去吧，埃尔基。”他望着施滕卡，补充解释说：“埃尔基已经在莱奥那儿干了一段时间了。他可以马上领你过去。”“莱奥此刻不在家，”埃尔基说道，“他找村长去了，说是要跟村长商量些事情，可我不知道他们要商量什么。”看样子罗斯科夫是想一箭双雕，摆脱他俩。他将他们推向门口，将俄罗斯人的硬纸箱递给俄罗斯人。

“箱子很轻。你就这些东西吗？好吧，如果你照我先前对你说的做，你很快就会有一身新外套，就能回到你的花儿身边。

我现在还得写几封信。你们会原谅我的，对不对？另外，现在也是打烊的时候了。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肯定的，肯定的。”

施滕卡和埃尔基站在大路上，听到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埃尔基谨慎地从侧面端详施滕卡，觉得那张眼睛斜视的脸好熟悉。他相信很久前遇见过这人，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匆忙在记忆里搜寻，但记忆抛弃了他。也可能是我搞错了，他想到，兴许是这人与我以为的那人长得像而已，我搞混了。可是，当施滕卡镇定地望着他，问他现在做什么，一边用手指捏着耳垂时，埃尔基就肯定他没有搞错。要是记忆管用就好了！

一声枪响撕碎了夜晚的宁静。“怎么回事？”施滕卡问道。“没啥特别的。经常开枪的。我想，我们最好是去我那儿。”埃尔基伸出他短而粗的手指，要帮他的同伴解除负担拎箱子。后者摇摇头。

“不用，谢谢，箱子里没啥东西。就一件衬衫和一些小玩意儿，加起来没有一只苍鹰重。你与莱奥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吗？”

“是的。”

“你们合住？”

“不是，我只有一个小房间。站在窗前可以看到花圃里。夏天很漂亮。你想在我们那儿干？”

“对。”

“很好。我们的活儿实在太多了。”

他们走过空荡荡的集市广场。监狱门外有一群一群的孩子，

他们手指小小的铁窗，嘻嘻哈哈。一名金发少年塞着假胸，双手别在背后，在人群里走来走去，模仿教师的样子，突兀地一个个提问。被问的人如果不立马回答，他就用食指指着对方，喊句什么，所有的孩子听后又笑又叫，望向小窗，希望人家理解这个娱乐。

大门口的民兵队员枪膛朝下，每呼吸一次，他宽宽的皮腰带就吱嘎一声。中午，在他站头班岗时，见到孩子们这么做他曾经笑过，现在他几乎不再理睬他们。老是同一个笑话。

一辆孤单的卡车哐当哐当地驶过集市广场，在监狱大门外停下。哨兵按墙上的门铃，老远就能听到电子门铃的金属叮当声，一种急剧、警告的惊叫。两名系着又宽又脏的皮围裙的男人走出来，拉开车门，将大块新鲜肉扛上肩，运进监狱：半片猪，牛腿，血淋淋的牛肚和肋条。温暖的肉味升起，缓缓扩散开来。太阳逐渐藏到松树背后。一个年轻、愉快、抒情诗般的春天笼罩着芬兰，它从北方突然袭来，猛然变成一个暴君，冷淡地统治着乳白色的大腿和乳房、关闭的心扉、无言的花草，更统治着年轻的少男少女与肉体和精神不停地怦怦跳动的激情。让血变浓稠的严寒被赶走了。骤然变化让严寒大伤元气，春天夺走了严寒用来驯服肉体的鞭子。

埃尔基带领他的同伴来到一座二层楼的、看上去阴森森的房子前。大门右侧有扇橱窗，窗后的陶罐和金属桶里长着部分健康、部分已显得病恹恹的花卉，它们布置得很奇怪：花被不

完整的野郁金香；叶片宽大、肥厚的欧洲金莲花；獐耳细辛；据说是源自彩虹的布哈拉鸢尾；齿状的虞美人；大花朵的芍药，有部中国编年史里称芍药价值“百两纯金”；间或还有箭状、性感的海芋。

大鸟恐怖地嘎嘎叫着飞过集市广场上空，飞向松树。

“走吧，”埃尔基说道，“我们上楼去。我们得合住一个房间，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安置你。但愿莱奥马上回来，这个该死的吝啬鬼。”

他们走进一个地面不平、用烧制的红砖铺成的门厅。门厅里味道怪怪的；老房子、花卉、一面淡绿色的镜子和花盆里的黑色软土似乎合成了一种气味。通向楼上的楼梯吱嘎吱嘎响。不知从哪里射来一点光亮，帮助眼睛找到一条路。

“你抓紧栏杆。”埃尔基说道，自己沿楼梯迅速跑上去。刚到上面，忽然有个女人声音叫道：“谁呀？您等等。我马上来。就一会儿。我已经到了。好了。”

一位中年妇女站在他们面前，她臀部又宽又肥，光着脚踝。她穿件无袖印花布罩裙，你可以发现，罩裙是匆匆套上身的。双脚插在一双破旧的毡拖鞋里。

“哎呀，是你啊，埃尔基。”她娇滴滴地说道，“我正准备上床。”她身体挤上前来，往后一抹头发。“你带着人？”

“是的。”埃尔基说道，“这是……”

“我叫施滕卡。”拎纸箱的那人说道。埃尔基感觉他的同伴

在撒谎。他的记忆又开始工作起来，可他就是想不出他什么时候遇到过这个人。

“是你朋友？”女人问道。

“你可以这么说。他将帮助我们干活。他懂点种花。”

“他与莱奥谈过了？”

埃尔基不再回答女人，打开他房间的门，扯着俄罗斯人的袖子将他拉了进去。房间里几乎没有陈设。一面破镜子挂在一根一半钉在墙里的大钉子上。门内侧挂着的显然是埃尔基的工作服：一条破裤子和一件线缝开裂、有些部位油光光的夹克。窗前摆着一张用箱子拼起来的床，脚头有张铁支架小折叠桌。一只箱子翻倒在地当座位，另一只用作盥洗台。

施滕卡想说什么，但埃尔基打个手势示意他暂时不要讲。他压低嗓门，让俄罗斯人很难听懂地解释说：

“呸，这个该死的女人！我每次经过她门口，她都问：谁呀？您等等。然后穿着她的很暴露的罩裙钻出来，娇滴滴地笑：哎呀，是你啊。我正准备上床。——在我的记忆中，她每次都是正准备上床，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夜晚的什么时候。她是个寡妇，曾经做过莱奥的情妇。现在他只是在忍受她。呸！她早就在打我的主意了——你记住，她也会试图勾引你的。噢，你的纸箱我们可以暂时放到桌子下面。”

埃尔基在床帮上坐下来，蜷曲起双腿。施滕卡手指捏着一只耳垂，斜视的眼睛望着花圃。他不敢向他的新伙伴打听马托

乌斯基，这座花圃曾经是马托乌斯基的。他很高兴找到一个埃尔基这样的人，会主动向他解释他还不是很想知道的一切，他显然很喜欢向这位未来的同事透露各方面的内幕。

“你结婚了吗？”俄顷，埃尔基问道。

“没有。你干吗问我这个？”

“我以为你可以给我讲讲女人们。因为我认识一个女孩，你知道：她勤劳，正经，褐色的眼睛……”

“你们上午什么时候开始去花圃里干活？”施滕卡打断他。

“很早。或许太早了。五点钟。你有可能遭遇这样的事，你正在做个美梦，跟一个姑娘单独在某个地方——也许你正向她伸出双手——这时有巨大的手指摇晃你的肩，摇得你以为你所有骨头都要断了，同时一个声音对着你耳朵喊：起来，你这头安哥拉牛，你还想睡多久？！睡够了吧，老滑头！——你知道，是谁这么嚷吗？”

“不知道。”

“莱奥，那个老吝啬鬼。——可是，我认识一个姑娘，你知道，她勤劳，正经，双腿滑润。当老政府还在执政的时候，那是个了不起的姑娘。当时我们想结婚的。现在我们有新村长……”

“这位新村长叫什么？”

“我们叫他灰衣人。我们这么叫他，因为他老是穿着灰裤子灰夹克，头剃得光光的，看上去灰灰的。”